

## 一位钢琴家“隔离”期间的反思：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特殊时期：许多个月以来，在没有任何演出的情况下，我一直在日复一日的做着同样的事情：早起，散步半小时，吃早饭，然后把自己“放在钢琴上”。

钢琴家每天都在一个非常常规的状态下练习，他们与其他可随时携带乐器，能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练习的音乐家们有很大的不同。钢琴家们好比被“钉”在琴凳上，多年来，他们会在自己精心挑选的一栋房屋或一间公寓里，坐在同一个地方练习。每天面对着屋里不变的家具、墙上的画、甚至还有一成不变的灯光。他们需要试图忘记身边的一切，全神贯注在谱子上，不厌其烦的每天反复练习。

人们可能会说这种“重复作业”使练习变的无聊，但是恰恰相反，当我们在每一遍的反复中注入爱与信仰，就会在新的层面上打开意想不到的新视角，所以看似重复却另有不同。

指挥家切利比达奇(Sergiù Celibidache)说的好，“任何一遍重复，哪怕是一个简单的音符，都会创造出一个新的空间。”

重复练习是学习所有音乐的根基，演奏者首先需要无条件的无限慢速练习，让大脑与手指可以吸收所有的细节，包括固定好指法(为了让手更好的确定把位，特别是在需要连奏(legato)时，好的指法可以更好的辅助乐句的划分与力量的分配)、确认声部的清晰、音量的规划、音色的对比、戏剧的色彩、速度、音色等等。随着这些细节慢慢融合，技术负担的逐渐消退，演奏者在精神与肉体上都得到了“解放”，从而在演奏上获得更多的自由，同时可以在作品中注入更多对曲子的理解与思考，最终达到原速演奏并开始表演.....作品如同一面镜子，演奏者通过他的个性、品味与才华来传达他的思想。

阿图尔·鲁宾斯坦(Arthur Rubinstein)说过，“表演者只有才华，而作曲家却是天才。”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尊重作品的情况下，演奏者需要拥有强大的技术与长期的经验来表达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这无疑是需要卓越不群的才华来支撑。他需要融合文化、人生阅历、独有的乐感等各种可能性来设定一个“色调”，让听众更好的理解作品的味道。

好吧，在这特殊的时期，我尽可能在这漫长而孤独的几个月中，像每位名副其实的音乐家一样，遵循着这种“规则”，一如既往保持对音乐的尊重与热爱。如果我在这里说我没有对之前演奏生涯的怀念与伤感，那简直就是空话。我在这里写的所有“美好的意愿”都严重缺乏音乐家之前所拥有的幸福感：到场的观众与音乐会时间的最终敲定。

在漫长的每周练习中，我没有为音乐会做“准备”，没有音乐会的最终敲定日期(即使有时看起来像为最后通牒而准备就绪!)；没有对于观众即将到来评价自己演奏的恐惧.....我常常自问，是否必须有听众才能使音乐充满幸福感?在这个特殊时期，再次向我证实，答案显然是“是的”。

然而，与音乐会息息相关的一些“体验”，往往与音乐本身没有太大关联：音乐会之前与经纪人的交谈；共同商议行程与出发日期；签字盖章；邀请几位好友，或者说是“重要人物”；感受

命运大夜之日即将来临，就像对自己的威胁一样(要胜任这项工作必须有点“受虐”倾向!);音乐会当天的焦虑;由于紧张而失眠导致的恐惧;最终还需要安慰自己“我感觉良好”，直到我们穿上演出服走上舞台，感受到舞台的灯光，准备开始今天的演奏。上述这些都是演奏者无法在平常练习中体会的到。钢琴仿佛漂浮在梦境里，所有的困扰、恐惧与他的演奏同行。出门在外，远离自己熟悉的练琴环境、熟悉的家居摆设，有了这些梦想，其余的一切都可以化作浮云飘过。

这就是为什么“音乐会后”第二天，我们有着“如释重负”后的痛苦，感觉身体被掏空，所有的一切烟消云散，仿佛突然降落在一片荒漠里。

事实上，艺术家们无处不在，他们一直生活在自己的梦想与世界里，但是因为一股强大的垂直引力将音乐家们带回到现实的尘世社会，然而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连梦想都被禁止了。

这不像是病毒自己感受到会被扼杀的危险，而是我们要接受不能再做梦的事实。演奏者只有通过不断的深入研究与不停的内省，甚至用更强烈并沉重的方式来弥补这种缺失。

在这个让音乐家们受到创伤的“强迫复原”期间，我想象着在一场“虚拟”音乐会上(可以这么来形容!)，在我自己简单的家里，我“乞求”我的亲人与朋友来聆听我的音乐。我用尽全力为他们演奏，但不再会有是否演出成功或者名声狼藉的问题，也不再担心是否会失去这份职业。我所能做的就是演奏，尽可能的多演奏，就好像我可以通过演奏把这种可怕的禁闭处的黑暗与有毒的触手推回去一样。

因此，我需要变得更加“慷慨”，我一直为此状态感到惋惜，在我不再感到孤独的这一刻梦醒之后，我发现自己就像安徒生童话里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无法留住自己心爱祖母的目光，并冻死在角落里。钢琴在那里，一动不动，琴谱直立在谱架上，周围一切都冻结了，尽管这样，但别无选择，我们不得不继续.....

鲍里斯·西瑞尼克(Boris Cyrulnik)曾说过一段经典的话，“也许是因为缺乏舒适感与计划，最终的贫困使我们不得不通过艰苦的工作，重新挑战自己给自己设定的障碍与困难。”仿佛只有重生一次才更加有用。

的确，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奋斗，证明自己，挑战自我，以免陷入某种沮丧。

当我的音乐会在去年三月突然被迫中止时，我在想，在我的同行里，我不是唯一一个面对这个境况的人，我问我自已：“最终我将面临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这段时期，我一个人和钢琴待在我的客厅里，我跟它之间没有任何计划，也没有旅行，更没有不同的钢琴让我去演奏(因为每场音乐会我们都将演奏不一样的钢琴)。但是，的确这样可以更加深入的进入自己乐器的“内心深处”。

未来几个月的幽禁与无法判断的局势，将会是情感与精神系统的巨大的挑战，我们会比任何时候都更注重工作的环境与条件，而不是事事顺从。

我等不及要解放这一切，在音乐会重新开始的舞台上，我将能够衡量自己在这段孤独时光中，仍坚持不懈练习的状态，是否可以赋予我更多的自由，并把音乐的幸福分享给来听我音乐会的观众们。

经历了数月缺席舞台的时光之后，我并不清楚自己重回舞台的感觉，但是我依然对此充满希望并为这场“比赛”做准备。

观众是否将发生变化，他们的欣赏角度会有所不同吗？会有什么惊喜等着我！

我回到了我热爱的贝多芬音乐，这是现在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每天的“面包”。在这样的時候拥有贝多芬音乐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有时似乎他在看着你，牵着你的手来帮助你继续前进。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非常频繁的动力，这也是他的特征之一：“渐强—弱 (Crescendo-piano)”。

我们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一遍又一遍的发现这一特点，但是为什么渐强之后会变轻呢？只有一种可能性，当演奏者表现渐强的时候并不能达到最终的高度，便进入到了瓶颈，这时贝多芬写了一个“弱”，让渐强在无法克服的极限之后又有了新的起点。

同样，除了所有的受害者与不幸之外，在这场磨难中，每个音乐家并没有重置计数器的义务，只能对自己说：好的，没事，现在“只要……”。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接受在如此沉重又悲伤的时刻过后，依旧带着一丝轻松与幽默……有点像贝多芬著名的奏鸣曲“告别(Les Adieux)”最后一乐章的“重逢”，庆祝浴火重生的喜悦。

Pierre Reach  
Janvier 2021

皮埃尔·瑞切  
2021年一月  
[www.pierre-reach.com](http://www.pierre-reach.com)